

外
国
文
学
名
家

WAIQUO
WENXUE MINGJIA
LUN MINGJIA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 国 文 学 名 家 论 名 家

智 量 编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
荀量编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淮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00千字

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本

统一书号：10135·018 定价：1.30元

序

收集在本书里的文章，有些曾在《文艺理论研究》季刊里发表，因此在发表以前就已先覩为快过。这些文章给我的印象都很深，觉得极有启发。现经智量同志选编成集，而且还加进了一部分尚未发表过的文章，我认为无论对研究文艺理论的同志还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同志，从中都能学习、借鉴到许多东西。

被称为“名家”的人，固然未必都名实相符，但经过时间考察，实践检验，确属名实相符的名家，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有的。对本国名家我们要继承、发扬，对外国名家我们也要继承、发扬。闭关锁国，对外国无损，对我们自己却有害。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在立足本国现实生活、崇高理想的前提下，向人类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益的成分吸取营养，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重视的任务。

本书所收论文的作者，几乎全是国际著名的大作家。他们论及的作家作品，也全是蜚声国际的名家名著。作家论文，由于他自己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深知创作的甘苦，所以往往比一般评论精细、中肯，而无肤泛、苛求之病；又因他自己就是一个作家，所以娓娓道来，往往也比一般评论具体、亲切，而无枯燥、乏味之弊。我国古代的文艺评论，凡出于作家艺术家之手的，都具有这样的优点。本书所收各文，亦是如此。作家论文，是否这样就缺少理论思维了呢？如果这样

以为的话，那岂不是把理论思维与抽象说教或故作高深的玄谈混为一谈了吗？真理总是具体的，未能浅出往往即因未曾深入。一旦豁然贯通，“横说竖说，都可以头头是道。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大家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但无数事实证明，用明白清楚、亲切近人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往往不但更吸引人，而且也更具有深度。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论文总是更容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原因。理论思维能力的高下，要根据理论的正确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说服力的大小来衡量，而决不能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理论套子来下判断。

虽然是名实相符的名家，他们说了很多非常精采的话，其中某些意见对今天仍极有启发，但毕竟会有种种局限，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择善而从。继承是为了创新，为了发展，我想，在吃够了迷信、盲从的苦头之后，我们应该是不会再走老路了。

徐中玉

八三年六月一日

目 录

- 序 徐中玉 (1)
永恒无限的莎士比亚 [德]歌德著 穆华伦译 (1)
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 [英]萨默塞特·毛姆著 杨静远译 (16)
雪莱与济慈的一次通信 [英]雪莱、济慈著 徐娅平译 茅于美校 (31)
霍桑及其《红字》 [美]亨利·詹姆斯著 朱叶译 (38)
论司汤达 [法]左拉著 毕修匀译 (51)
论左拉 [苏]卢那察尔斯基著 陆人豪译 (69)
克洛代尔谈象征派两大师 [法]罗曼·罗兰著 崔宗玮译 (77)
论海涅 [苏]卢那察尔斯基著 陆人豪译 (83)
论《堂吉诃德》——为该书德译本作的序 [德]亨利希·海涅著 温健译 高更夫校 (93)
论《叶甫盖尼·奥涅金》 [俄]别林斯基著 智量译 (113)
彼得堡来信 [俄]屠格涅夫著 杜嘉莱译 (225)
谈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俄]陀斯妥耶夫斯基著 周上之译 (227)
幽会中的俄罗斯人——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读后感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朱宪生译 (229)
略谈丘特切夫的诗 [俄]屠格涅夫著 朱宪生译 (255)

-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美]亨利·詹姆斯著 智量译 (261)
列夫·托尔斯泰侧面像…[英]高尔斯华绥著 方宏译 (272)
托尔斯泰……………[法]普鲁斯特著 魏文舍译 (276)
托尔斯泰……………[法]布尔热著 张耳译 (279)
在威尼斯“列夫·托尔斯泰”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意]莫拉维亚著 藏仲伦译 (284)
论托尔斯泰…[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著 张耳译 (290)
列夫·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
………[罗马尼亚]契查尔·彼得列斯库著 邵殿生译 (295)
屠格涅夫书信一封——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俄]屠格涅夫著 周上之译 (304)
托尔斯泰书信四封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宋大图 思放译 (306)
论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
……………[印度]森·笈多著 董红钧译 (311)
略论夏目漱石的《其后》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 吴必安 吴素莲译 (321)
编后

永恒无限的莎士比亚

〔德〕歌 德 著

缪华伦 译

关于莎士比亚，人们已经谈论得够多的了，似乎已没有什么东西可谈的；然而精神的特点是永远能够激发他人的。在这里，我想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考虑莎士比亚——首先是把他看作是一位一般诗人，然后是把他与古典的和现代的作家进行比较，最后是把他当作一位诗剧的作家。我试图尽量阐明效仿他的艺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将来有什么意义。我对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凡是表示同意的，将不妨再重述一番，凡是不同意的也打算简要而明确地提到，但不使自己参与什么争论。现在先谈第一个论题。

一、诗人莎士比亚

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乃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因为这能使他深刻地了解别人的心灵。有些人生来就具备这种天赋，并且怀着实际的目的用经验去培植这种天赋。进一步来讲，这种天赋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个世界以及它所赋予的各种机会。诗人就是生来具备这种天赋的人，只不过他培植这种天赋并不是为了一己的眼前的世俗目的，而是为了一个更为高尚的、精神方面的普遍的目的。如果我们

把莎士比亚称作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我们的意思乃是说，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精确地洞察世界，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用自己对世界的思考使读者对世界的意义产生深刻的见解。世界在我们面前豁然开朗，我们顿时发现我们在和美德与邪恶、伟大与渺小、崇高与丑行朝夕相处，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最简单的途径实现的。如果我们要问，这些途径是什么？它们看来似乎都是视觉方面的领悟，但是我们错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是诉诸视觉的。我将试图把我的意思解释清楚。

眼睛是我们最敏锐的感觉器官，它也许可以被称作最清明澄澈的感知；然而内心的感知更加清明澄澈，通过语言，它能进行最敏感最透彻的感受。当我们靠眼睛去领悟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论显得并不入眼或并不感人时，这种情况就尤为明显。但是莎士比亚却始终诉诸于我们内心的感知。通过这一手法，想象之中的世界画面就充满了生气，收到了全面的完整效果——我们所无法估计的效果。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幻觉找到了依据，以为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不过假如我们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充分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所包含的精神方面的真理性远远超过看得见的行动。他使那些借助想象就能轻易被构想出来的事情发生，使那些不大能看见而只能被想象的事情发生。哈姆莱特的鬼魂，麦克佩斯的女巫，以及其他许多可怕的情节，都是通过想象的力量才赋予价值的，其他许多次要的情景也是从这个同一的源泉中获得力量的。在阅读过程中，所有这些情景很容易地从我们的头脑中通过，显得十分贴切；可是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时，它们就使我们觉得不适宜，显得不但令人不舒服，而且甚至令人讨厌。

莎士比亚是通过活的语言取得他的效果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应该是用耳朵去听人们朗诵他的作品，因为在那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才不会被太恰当的或太不恰当的舞台布置所分散。没有什么乐趣能比坐在那里阖上眼睛，聆听一个天然富于感情的嗓子去自然地而不是慷慨激昂地朗诵莎士比亚的剧本来得更高更纯净的了。我们能够根据人物的描写，为自己勾画出某些形象，但是我们更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话语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些角色似乎都事先约好似的，要把一切都向我们宣泄，使我们心中没有疑云。英雄和走卒、主人和奴仆、国王和传令官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密谋策划；甚至连那些次要角色在这方面也往往比主要角色更富于表现力。在一件大事情中只是暗露声息或者只是隐藏在人们心底的一切情况，在这儿都得到了公开的表现。心灵急切想掩蔽和抑制的东西，在这儿都无拘无束地充分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真理——如何感受到的？却说不上来！

莎士比亚使自己和宇宙神灵建立了神交，他也象宇宙神灵那样对世界进行探索；对他们两者来说，没有什么是隐而不见的。但是，当世界精神对它所见到的秘密无论在事先还是在事后都秘而不宣的时候，这位诗人却把这些秘密泄露了出来，或在事先或在事情发生过程中推心置腹地告诉给我们。堕落的权贵、好心的笨伯、热情洋溢的情人以及恬淡的学者，他们都把心灵捧在手里，有时往往与真实相悖。每个人都十分坦率健谈。秘密必须宣泄出来，这就够了，甚至连石头都会公布秘密。无生命的东西坚持要讲话；风雨、天空中的现象、大地和海洋、雷电和霹雳、野兽都在讲话，当然

往往显然是象征性的，但是它们都参与宣泄秘密。

整个文明世界也把自己的宝藏带给莎士比亚；艺术和科学、商业和工业，都给他献上了礼物。莎士比亚的诗歌是一个活跃的大集市，他的富有，要归功于他的祖国。

因为他身后的是英国，是那个海水环抱、雾气迷蒙的国家，她的事业遍及世界每一部分。诗人生活在一个崇高而伟大的时代，他以巨大的活力和生气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切荣耀和缺陷。的确，如果他再现的不是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话，他对我们是不大可能产生如此影响的。他比任何人都瞧不起人们的外表衣着，但是他深知人们的内心世界，在这方面，情况都是类似的。有人说，他以奇异的技巧描写了罗马人。我却看不出来。他们都是地道的英国人；但他们完全是人，是彻彻底底的人，因此罗马人穿的宽长袍可能适合于他们。当你考虑到这点后，你就会发现他弄错时代简直令人为之倾倒；是的，正是由于他忽视了外表形式，他的作品才具备如此的生命力。

这种无关宏旨的话我就不说了吧，因为它们听上去不象是在赞颂莎士比亚。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将一定会增添许多这类话语的。但是我还想讲一句：要想找到一个诗人，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能象莎士比亚那样充满一种明确而有力的思想，那是很困难的。

例如《科利奥兰纳斯》就充满着下层阶级拒不承认上层阶级优越的愤怒思想。在《裘力斯·凯撒》中，一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思想在转：上层阶级不愿意看到国家的最高位置被人占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实行集体领导。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屈拉》中，众口同声表达了这一思想：欢乐和行动是

永远不能相容的。因此我们在仔细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永远能够发现令人拍案称绝的新东西。

二、莎士比亚与古代和现代作家相比

使莎士比亚的伟大天才充满生命力的那些令人感兴趣的事情，都是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事情。如果说预言、疯狂、梦幻、预兆、凶兆、神仙和妖魔、鬼魂、精灵以及魔术师使他的诗篇充满着一种魔术般的美丽的成分，那末这些决不是他的作品的基本要素，他的作品是建立在广泛的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笔底产生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们感到真实可信。曾经有人暗示过，他并不属于被称作“浪漫主义的”现代诗人的范畴，而属于“自然主义的”流派，因为他的作品充满着近代的真实，除了在他最高亢的时候，很少触及未遂愿望所引起的激情。

然而撇开这一点不谈，从一个更精确的观点来看，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代诗人，与古代作家相去甚远，这不是指他的外部形式（它与我们的论题无关），而是指他的内在的最深邃的精神。

请让我说明，我采用下列术语并不认为它们已无遗漏并是唯一的。这一尝试的目的不在于给那些业已得到公认的对比再增添什么新的内容，而在于表示它已包含在这些对比之中。这些对比是：

古代的	现代的
自然的	情感的
异教的	基督教的

古典的	浪漫的
现实主义的	理想主义的
必然	自由
义务	意愿

人们会遭受许许多多的病痛，可是最大的病痛乃来自义务与意愿之间、义务与履行之间、愿望与实现之间的某种内心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常常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碰到麻烦。小困难来自小失误，它们虽然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但这些袭击总是能够轻易得到解决，因此它们给喜剧情景提供了线索。另一方面，大困难却解决不了，而且也无法解决，于是它们就给我们带来了悲剧。

在旧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义务与履行之间的冲突，在新诗歌中则是愿望与实现之间的冲突。不妨让我们把这个断然不同的分歧放到其他对比中去，看看它是否对我们有启发。我已说过，在两个时代之中，忽而是这方占主导地位，忽而是那方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义务和愿望在人的性格中并非截然分离，因此两者会同时存在，哪怕是一个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个处于从属地位。义务是强加于人的，“必须”是一粒苦药丸。意愿是人自己加给自己的，人的意愿是他的天国。永远不断的义务是一种累赘，无法履行的义务则更可怕。但是长久的意愿却是令人愉快的，人们可以用坚定的意愿来安慰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

让我们试把打牌比作一首诗歌；牌戏也包含这两种要素。牌戏的形式与机会密不可分，在此充当必然的角色，古代人了解为命运的，正就是这个必然。意愿受到打牌者技术的约束，它在另一方面发挥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可以把惠

斯特牌戏称作“古典的”。打牌的形式限制着机会的活动，甚至限制着意愿本身的活动。我必须用我手里的牌和特定的搭档和对手打下去，在一系列的碰运气出牌中去尽力而为，既不能控制它们，又无法回避它们。在欧姆勃和其他类似牌戏中，情况就恰恰相反，人们可以有许多机会施展技巧和胆略，我可以宣告不要给我发牌，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算牌的大小，可以把牌丢掉一半或全部丢掉，可以碰运气，反正在打的过程中可以用最糟的牌打出最有利的结局。因此，这种牌戏跟现代的思想方式和文学方式完全相似。

古代悲剧建立在无法回避的必然上，意愿的违拗只会加剧和加速这种悲剧。这儿是神谕宣示所中一切可怖东西的安身之处，是俄狄浦斯^①主宰一切的区域。以“安提戈涅”^②式的义务的外观出现的必然，其悲剧性显得稍许弱一些，它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所有的必然都是专横的，不管它属于理性的领域，如习惯和民法；还是属于自然，如产生、成长和消逝的法则，生与死的法则。在这些东西面前我们颤抖哆嗦，不了解这是为了全局的好处。意愿恰恰相反，它是自由的，看上去是自由的，它对个人有利。因此，意愿是一位谄媚者，人们一旦认识它，它就马上把你抓住不放。它是现代世界的神祇。由于我们献身于它，因此我们害怕去反对教义，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和思想永远和古代作家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以必然为主题的悲剧就显得强大有力，以意愿为主题的悲剧则显得软弱无力。从后者中间产生了所谓的戏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子，曾破怪物斯芬克斯的谜。后误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死。

② 安提戈涅：俄狄浦斯之女，曾不顾敌人禁令为战死的哥哥营葬。

剧，在戏剧里面，意愿克服和分解了可怕的必然。但是，正由于它支持了我们的弱点，所以当我们经过令人痛苦的紧张，最终获得一点鼓舞与安慰时，我们便为之感动。

当我讲了这许多开场白，现在再来谈论莎士比亚的时候，我必须表示这一希望：希望读者自己会作出适当的比较和研究。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以如此杰出的方式把旧和新熔为一炉。在他的剧本中，意愿和必然千方百计想保持均势；两者都在力争，然而争到头来总是意愿处于劣势。

也许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好地显示出一个人身上必然与意愿之间的关系了。这个人如果被作为一个剧中人来考虑，他总受制于某种必然；他受到限制，被指定去干一系列特定的行动；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有意愿，他有不受限制的和范围广泛的意愿。于是就导致了内心冲突，而莎士比亚之所以比其他任何作家优秀，也就在于他所赋予这种冲突的意义。但是这时候也会产生外部的冲突；通过这种冲突，一个人会变得充分奋发起来，以致使不充分的意愿由于环境之故而被提高到不可避免的必然的高度。这些主题，我在谈论《哈姆莱特》的情况时，早已提到过了。但是这一主题经常不断地反复出现在莎士比亚作品里——哈姆莱特通过鬼魂；麦克佩斯通过女巫、赫凯提和自己的妻子；勃鲁脱斯由于朋友之故而陷入了他无法对付的困境的局面；即使在科利奥兰纳斯身上，也可发现这一主题。这种超越了个人力量的意愿，绝对是现代的。但是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由于这种意愿不是来自内部，而是通过外界环境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变成了一种必然，从而趋近古典的主题。因为古代诗歌中的一切英雄都只是立意做人类所能企及的事情，因此必然、意愿和实现

之间能取得完美的平衡。然而，他们的必然未免仍过于严峻了些，无法能够使我们真正感到高兴，尽管我们可以对它表示惊奇和欣羡。多多少少或者完完全全排除了人类自由的必然，不再会和我们的见解保持协调一致了。不错，莎士比亚以其独特的方式近乎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在使这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必然的过程中，我们既高兴又惊讶地看到，他已经把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精神合而为一了。如果我们要向他汲取什么东西的话，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进行钻研的。我们不应该不及其余地歌颂我们的浪漫主义，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死抱住它不放；相反也毋需责备或抵制我们的浪漫主义，以致弄错或抹煞它好的、坚固实用的方面。我们应该尝试从事熔新旧于一炉的伟大工作，哪怕它会显得不协调和不伦不类；由于我们给予极高评价的、并且不知何故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一位独一无二的大师已经极其有效地实现了这一奇迹，我们就更应该进行这一尝试。诚然，他有他的有利之处：他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收获时代，在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教国家里进行创作，在那里，偏执的狂热曾一度偃旗息鼓，因此，象莎士比亚这样的自然赤子，能够在宗教方面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纯粹的内在性格，而不必顾及任何现有的宗教。

以上这些话写于一八一三年夏天。我请读者现在不要寻找我的错处，而是好好回倾一下我上面所说的话——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个尝试，企图表明不同的诗歌天才如何力图调和并解决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多种形式出现的这个极大的矛盾。再罗嗦下去就显得多余了，因为近几年来大家都对这一问题感到兴趣，我们已经得到了极其精彩的解释。首先我要

提及的是布鲁姆南的极有价值的论文《论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命运观念》，以及在《耶拿文学报》增刊上面发表的关于这篇论文的评论。因此我不想再发表任何评说，而想进入我的第三个论题，它直接关系到德国的戏剧以及席勒今后为建立这种戏剧而作的努力。

三、剧作家莎士比亚

当艺术爱好者想要欣赏任何作品的时候，他们总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揣摩和享受的，也就是说，他们力图感受和领略艺术家奉献给他们的整体。在另一方面，任何人想对这些作品从理论上加以评判、对它们发表什么评论或者对作家就这些作品进行指教的话，他就必须运用自己的判别和分析能力。我们在把莎士比亚首先作为一个一般诗人加以讨论，然后又把他与古代和现代作家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就是试图这样做的。现在我们再把他作为一个剧作家或者戏剧诗人加以考虑，从而结束这篇文章。

莎士比亚的声誉和卓越之处属于诗歌的历史。但是在戏剧史上，把他说得十全十美样样都好，对于早期和较近代的所有剧作家来说就欠公正了。

一个举世公认的天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才能产生某种令人发生疑问的效果。伟人所做的事情未必每件都是最上乘的。因此，莎士比亚必然地属于诗歌的历史，而在戏剧的历史上，他只是偶然地露一下脸。既然我们在第一个情况中能够毫无保留地赞颂他，那末在第二个情况中我们就应该把他必须使自己适应的条件解说清楚，不要把这些条件当作优点或